



风雨人世间

祁增光 著

安徽文艺出版社

风 雨 人 世 间

祁 增 光 著

安 徽 文 艺 出 版 社 出 版

(合肥市金寨路283号)

安 徽 省 新 华 书 店 发 行 安 徽 歙 县 印 刷 厂 印 刷

*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9.625 插页：2 字数：293,000

1990年7月第1版 1990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3200

定 价：3.30元

ISBN7-5396-0317-8/I·275

引 子

我喜欢安庆的振风塔，除了它那神奇的传说非常迷人之外，还因为它高高地耸立在滔滔的长江边。登塔远眺，奔腾不息的大江犹如一条宽阔的玉带，横躺在脚下，顿时觉得心胸开阔。

1980年秋，妹妹叫我送她到安庆去当保姆，我开始没有答应，因为保姆这行当，与过去的女帮工差不多。只要小日子能混得过去，何必出远门去侍候人家？也许是乡下女孩子对城市生活特别向往，居然吵着非要我送她去不可。无奈，我终于答应了。正巧我朋友姑爹爹隔壁一户人家，需要雇一个保姆。住在四牌楼对面一条胡同里。

我和妹妹来到安庆。朋友先带我们到他姑爹爹家。他姑爹爹家只有老夫夫妻俩，据说儿子、媳妇们都在外地工作。

他姑爹爹听说我是庐江人，便问道：“你住在庐江南乡，还是住在庐江北乡？”

我答住在庐江北乡。

他老伴苏老太忙问：“你是庐江北乡人，南乡你可熟悉？”

“熟悉。”我毫不含糊地回答。

苏老太笑笑：“说起来，我还是庐江南乡人呢。”

同乡相见，说话就随便了。

苏老太见我妹妹长得不俗，便问我：“听说农村现在搞责任制了。为啥还把你妹妹送到城里来帮工？”

我苦笑了笑，没有说什么。

停了片刻，苏老太叹口气说：“不拿你当外人的话，女孩子到城里帮工，未必就好。”

老伴看了她一眼说：“你是担心人家也走你过去的路。现在是新社会，总不会发生那样的事。”

苏老太喃喃地说：“那倒不一定呢。新社会旧社会，虽有不同，好人坏人都有，照样会发生离奇古怪的事儿。”

他们老夫妻俩的话，使我产生了极大的好奇心。我把妹妹送到隔壁人家以后，就想从我朋友那里打听个究竟。

他说：“实话告诉你，这苏老太可不是一般的人呢，据说在年轻时，是个青楼女子。”

“当真有这话？！”

“这还能有假！”

听他这样说，我便想起了一件事，问道：“据说40年代初，四牌楼这儿有家青楼被火烧掉了。有这事吗？”

“怎么没有这事，”他很神秘地说，“你知道放火烧青楼的那人是谁？”

我摇了摇头。

“不瞒你说，就是苏老太的儿子烧掉青楼，将他母亲救了出来。”

我不由好奇地问：“这么说，苏老太是有过不平凡的经历了？”

“当然。”

“能跟我具体谈谈吗？”我恳求说。

他摇摇头：“具体我还不太了解，要谈，得找我姑爹爹去。只有他最清楚。”

“苏老太回过庐江老家吗？”我问。

“她恨透了老家，怎肯回去？就是别的地方她也不愿去。她儿子苏虎，是某市的市长，大前年，要接她去，可她就是不肯，说当初误入青楼被儿子救出来后，是在安庆扎下根的，死了也在安庆，不到别的地方去。”

听他这样说，我越发想刨根究底了。他见我兴趣很浓，便说：“我姑爹爹退休在家，没什么事，我去请他来跟你聊聊。”

第二天，他就和他姑爹爹谈妥，每天下午他姑爹爹来一趟。他谈，我记录，晚上再作整理。他谈得虽然有些罗嗦，但那动人的故事，却一下子把我给吸引住了。

目 录

引 子	1
一、出嫁	1
二、洞房风波	7
三、遭诬	14
四、卖花	22
五、救夫	32
六、蒙冤	44
七、风雪行	53
八、火烧乡长家	60
九、自首	71
十、挑矾	83
十一、抗祭租	92
十二、受惩罚	100
十三、梦中相见	108
十四、过年	116
十五、赌场上	125
十六、被卖	134
十七、别愁绵绵	143
十八、夤夜探亲	154

十九、帮工	162
二十、儿子被抢	176
二十一、一场滑稽剧	188
二十二、在厨房里	200
二十三、待婚	209
二十四、出逃	218
二十五、千里寻子	228
二十六、茫茫芦海	233
二十七、死里逃生	240
二十八、故旧重逢	249
二十九、街上遇子	253
三十、夜里房门被撬	261
三十一、梦破	272
三十二、误入青楼	277
三十三、拒劝	285
三十四、火中获救	295

一、出 嫁

民国戊寅年(1938年)腊月初八，这天特别冷。凛冽的西北风，吹得那些穿着破衣烂衫的人，一个个缩着脖子，清鼻涕一滴一滴地顺着鼻沟往下溜。寒风呼啸，刮进农家的破草屋，带来了一股股令人发颤的冰冷，“腊七腊八，河里冻死鸭”。尽管天气这么恶劣，这一天却是个黄道吉日。据说在这天娶媳妇，嫁姑娘，可消灾免祸，一生吉祥如意。

安徽庐江县南乡秦坡保秦庄秦照阳家里，正在热热闹闹地操办着女儿秦小玉出嫁的大事。全家人喜气洋洋，亲朋故旧来了很多。他们每人鞋袜整齐，粗布衣经过浆洗，显得十分利落光彩。特利是那些孩子们，头上扎着红绿布条儿，象朵朵鲜花一般，给这灰蒙蒙的天地带来了春意。他们互相追逐，欢蹦乐跳地嘻闹着。

突然新人房里传来了激烈的争吵声。不知是哪个调皮的小伙子在门外打了个唢哨，一下子引来了许多人。他们一窝蜂地往新人房里拥来，尤其是那帮年轻后生嬉闹得最厉害，有的说：“快去拿锅圈来，挑个新的。”“别饶了那两个媒婆子，将她套得狠狠的。”

“对！别放了她。非要她给我们每人拿出两包香烟，五个欢团糖来不可。”

“对对对！香烟靠牢是藏在月佬腰包里的。”旁边一个年轻人肯定地说。

原来这帮年轻后生早就商量好了。只要男家人一来，就用锅圈套媒人的颈脖，让她给前来吃喜酒的人每人两包“紫金山”牌香烟，五个欢团糖，不然就不让进新人房。他们抱成团儿，又选了一个能说会道者做头目。他们的行动以吹口哨为信号。因此，刚才那个调皮捣蛋鬼将信号一发出，慌得那帮年轻人乱成一团，都以为是媒婆带着男家人偷偷地进了新人房。

新人秦小玉，年方一十八岁，眉清目秀，一根直直的鼻梁，配在她那秀丽的瓜子脸上，好看极了。薄薄的嘴唇，含着两排整齐洁白的牙齿。两条乌油闪亮的发辫垂于脑后，使她那健美的身躯显得越发匀称，纤柔。

当那帮淘气的年轻后生潮水般地拥进新人房里的时候，这才明白，原来并不是男家那边来了人，而是秦小玉在跟她母亲拌嘴。

“您怎么也不去瞧瞧人家怎样，就这么糊涂糊脑地将我送到他家去？他家可有顶头屋子？”

母亲一听这话，顿时来了精神，接嘴道：“唉呀！丫头这你放心好了。他家有好几间屋子呢。”

坐到床头柜上气鼓鼓的秦小玉，往起一站，生气地问：“您自个儿去过了吗？”

“这，我是听媒婆说的。”

“哼！说来道去，您还是听信了媒婆的胡言。据我看，他家一定穷得揭不起锅。您看这件红棉袄，分明有人穿过，八九不离十是借人家的。”她一边说，一边气愤地将床上那

件半新不旧的大红绫子棉袄，抓起来往母亲怀里挪，惊得满屋里的人目瞪口呆。

母亲先是一惊，接着忙陪笑说：“唉呀！这哪能怪人家呀！只怪去年年成太坏了。这年头，除非金五老爷家，我们这方圆几十里，哪家能讲那样的排场？不是借的到哪弄去？”

其实，秦小玉没有攀高门大户人家的意思。她因为不摸男家的底，又没见过那男的，心里不踏实，所以又问道：“那么男孩儿您亲眼瞧过了吗？”

母亲见女儿越问越紧，烦躁地说：“唉呀！你这丫头，今儿怎么尽说些疯话来啦？我是个小脚妇道人家，怎能凭白无故地跑到人家那里去相女婿？你爸爸去过的，听说是一个膀阔腰圆，很有派头的小伙子呢！”

“妈，我是说……”

秦小玉话未说完，突然听到一声呵斥。她吃惊地抬起头，只见她爸爸站在门槛上，那脸色分明是很难看的。

“孩子啊！”秦照阳怔怔地站了一会，缓和了口气，望着女儿说：“你爸爸只这么大能耐，斗大字儿不识一个，哪里攀得上那些富贵人家！我看，只要男孩儿能讲得过去就行了。”

“爸爸。”秦小玉鼓了鼓勇气说：“难道我就是那种势利眼的人儿吗？我也只不过是图个男孩儿好就行。可是追根求蒂，您究竟亲眼瞧过他没有？”

“你这孩子。你是我养的，难道我还能坑你不成？”

秦照阳说是男孩儿好，那只不过是搪塞女儿罢了。其实，他根本就没有到男家去过一回。秦小玉仍然放心不下，所以又问爸爸：“您说亲眼瞧过他。为何订亲不到一个月，

就急着过门？”

秦照阳扒开人群，走上前去，哭丧着堆满皱纹的老脸，冲着女儿说：“丫头！你怎么啦，难道日从西出，倒转乾坤了？你要是不中意，为何订婚时不吱声？”

“我怎没吱声？订亲那天晚上，我悄悄向妈妈提出：让我亲自去瞧瞧人儿。可是您和妈妈总是不依允，说这是见不得人的丑事。”

秦照阳梗着脖子说：“你妈的话难道不是对的？世上哪有没过门的姑娘瞧女婿，岂不让人笑掉牙？”

秦小玉略抬起头来，环视了一眼满屋里围观的人群，然后看着爸爸那副阴郁的面孔，先是一阵心慌，羞怯，继而壮了壮胆，反问爸爸说：“姑娘没过门瞧女婿，这有什么见不得人的？”

站在一旁的母亲气得直跺小脚，指着女儿的鼻子骂道：“丑死了，丑死了。看这丫头，你要是再说下去，老娘不把你打死！”

眼看男家的花轿就要来到，秦照阳急了，抄起一根棍子就要打，秦小玉上前一步，跪倒在爸爸面前，伤心地哭了。秦照阳的心象是被人揪了一把，刚举起的棍子又放下了。

正在这时，门外响起了噼里啪啦的鞭炮声。外面的人群吵吵嚷嚷，说是婆家的花轿来了。房里的人便一哄而散，都跑出去看热闹。

屋里只剩下秦小玉，她收住泪，陷入那纷乱如麻的思绪之中。她恨父亲，也恨母亲，恨他们对她的终身大事太马糊。她愈想心里愈毛乱。面对那捉摸难测的前景，怎叫她不焦虑？

隔壁二婶端来了一大碗饭菜，劝她吃下去。她往嘴里只扒了两口，就再也咽不去，只觉得肚里火烧火燎的。

不一会儿，她就被家里人和两个铁嘴媒婆软硬兼施地拖上了轿。

到婆家只有十来里路，但因满天大雪飞扬，路滑不好走，拐弯抹角地费了不少时辰。九个调皮的轿夫只顾赶路，连那只压轿鸡在半路上丢了，也全然不知。为这，婆妈心里大为不快，说丢了压轿鸡，是很不吉利的征兆。老一辈人都这样认为，只是年轻后生不以为然。

婆家住在一个有40来户人家的大庄子上。全庄大都姓苏。花轿一进村，人们从家里走出来，涌向娶媳妇的苏仙泽家。头戴礼帽、身着蓝竹布长衫的苏仙泽长子苏树德，笑盈盈地走出门来。他一抱双拳，朝月佬拱了拱手，然后由接轿婆领着，笑嘻嘻地打开轿门，将新娘背下轿来。

新娘子被一块红布蒙着头脸，什么也看不见。待到拜天地时，秦小玉很想掀开蒙在头上的那块红布，瞧瞧究竟是个何等模样的夫婿，她实在心神不宁。

拜完天地之后，秦小玉便被接轿婆牵到洞房里来，掀开头巾一看，洞房被那些看热闹的男男女女塞得满满的。有几个怀里抱着孩子的妇女，交头接耳地谈论着，说这新媳妇人样儿长得真俊。姑娘们也都投去一双双羡慕的目光：“凭苏树德，配上了这样一个漂亮的姑娘，怕是他前世积下的德哟！”

一听苏树德的新媳妇人样儿俊，前往看热闹的人更多了，挤得那间不大的洞房几乎要胀开了。有人悄悄说：“这个美

人儿，胜过那一位好几倍呢……”他们说的那一位，指的是南乡乡长苏仙仁的第二房姨太太解玉姑。当初在苏仙仁看来，解玉姑算得上是最好看的女人了。在整个南乡女人中，除解玉姑外，是没有一个能中他意的。但是解玉姑与秦小玉相比，就大大地逊色了。解玉姑哪里受得了这个打击！

瞧吧，好看的戏在后头呢。

二、洞房风波

秦小玉抬头扫了一眼满屋里的人群，想看看哪个是新郎官。可是，人们你一句我一句的声声赞美，说得她面红耳赤，羞得实在没有勇气再抬起头来。

突然，全洞房里的人都一齐毕恭毕敬地站了起来。邻里一位二奶奶对她说：“新人，快站起来。苏乡长二太太来了！”

秦小玉最厌恶的是那些做人家小老婆的，也根本瞧不起那些人。那位二奶奶让她站起来，她只得勉强地站起身来，用眼角瞟了瞟门外。只见走进来一个油头粉面的女人，约二十四五岁的年纪，窄肩蜂腰，中等身材，肌肤微丰。上身穿件绛色洋缎子紧身棉袄，下着淡蓝色撒花洋布裤。两耳坠着一对银耳环。

那妇人一进门，两只鼠眼贼溜溜地一瞅，随后又将鼻子耸耸，努努嘴，双眼一吊，妖声妖气地说：“哎呀！我来看新人，一定是全庄子最漂亮的人儿吧？这是仙泽大嫂的福气哟，哈哈！”

小玉婆妈诚惶诚恐地陪笑说：“唉呀！二姨太太来了。快坐！多谢太太的福口。我们庄户人家，哪里管它什么漂亮不漂亮，只要会做活就行啦！”

解玉姑搓麻将搓得腻烦，上街闲逛，见苏家办喜事，便趑趄过来，无非是打发她那太多的时间。她听了秦小玉婆妈几句奉承话，又被拉到一张靠背椅上坐下来，继之献上来的又是茶又是糖，心里觉得颇为满足。但使她十二分不快活的，就是站在对面的新人秦小玉没有答理她。她仔细打量了一下，见小玉五官十分端正，粗长的睫毛覆盖着一双清澈如水的眼睛，端直的鼻梁下那红润的嘴唇紧紧地抿着，显示出她刚毅的性格。穿在她身上的那件红棉袄虽不合身，但仍掩不住少女的清新健康之美。蓦地，一股酸溜溜的味道直涌解玉姑心头。她茶也不喝了，只把嘴一撇，就抽身走了出去。

不一会工夫，秦小玉就听到解玉姑在堂屋里怪声怪气地呼开了：“唉呀！那里象个什么新人啊？男不男女不女的，吓了我一跳！啧啧，常言道，妇道人家，油头粉面，白嫩的皮肤，举止文雅。嗨！可是她呀，简直象是从山上捉来的嘛！”

秦小玉听了这不三不四的话，心里寻思：真怪噢！我再丑与你有什么相干？你当你的阔太太，我当我的穷家女，井水不犯河水，我在哪里得罪了你，今天受你如此奚落？心里虽然有一股怒气，但她还是忍耐住了。此时此地，无论怎么着，也不能与她当面争嘴。

解玉姑还在那里阴阳怪气地说：“我说大嫂呀！你怎么不事先相相亲，瞧瞧人儿呢？要是我嘛！一世讨不到媳妇，也不要这种野人似的现世宝。”

对这些难听的话，小玉婆妈不敢回嘴顶撞，还是在那里二太太长二太太短的。秦小玉却忍耐不住了，她忘了这是什么时候，什么地方，一向触火即燃的脾气发作了，她冷笑一

声：“你给我滚出去！”

解玉姑破天荒第一次被人顶撞，回头大怒道：“你这个小畜生，难道还反啦！你知道我是什么人？”

“不就是苏仙仁的小老婆吗？”秦小玉不屑地说。

小玉婆妈慌忙上前陪不是，解劝说：“太太，请息怒，不要和她一般见识。不要气坏了贵体。”老婆婆一边说，一边捧着一盏茶往解玉姑面前送，嘴里不断地叫二太太。众位宾客也都走上前来劝慰，生怕惹出麻烦来。

这边邻里二奶奶轻轻地劝新人说：“孩子，你忍点气。她是苏乡长二太太。与她斗翻了，往后可没有好处哇！”

秦小玉道：“是她先惹上我的，我干嘛要谦让？”

二奶奶拍拍秦小玉：“唉呀！这话叫我怎么讲呢？孩子，你没听人说过，忍得一时气，免得百日忧。”

“怕她吃人？”

那边解玉姑气得脸白唇紫，不肯接小玉婆妈捧上来的茶。客人们都小心地劝说：“太太息怒，你贵人不要和她一般见识。”

秦小玉不服气：“凭哪点她比我高贵？她不过是一个好吃懒做的臭蛀虫，地地道道的活饭桶。”

解玉姑气得跳了起来，满嘴溅着白沫，骂道：“你这个穷鬼！我不做活，有饭吃有衣穿，这是老娘的福气。你这个穷鬼身上穿的红棉袄还是借老娘的。你把老娘惹火了，老娘就来个六月天的‘还报风’，立刻扒下你身上的皮。”

解玉姑要脱掉秦小玉身上那件大红绫子棉袄，婆婆顿时慌了手脚，浑身哆嗦起来，朝解玉姑连连作揖道：“二太太，请你行行好吧，只怪我家人穷命薄，太晦气，讨了这么

个不成器的撒野媳妇，连累太太生气，请太太息怒，今儿只当是我得罪了姨太太。说好说歹，也不能在今天脱掉她身上的衣服。新媳妇不穿红，一世走黑运呀！”

秦小玉知道她身上穿的那件大红绫棉袄是借解玉姑的，只觉如芒刺在背，一赌气，便将那件红棉袄脱下来，朝解玉姑掷去。这一举动，惊得满屋里的人目瞪口呆，解玉姑也傻了眼。

秦小玉将棉袄掷还解玉姑，回头对婆妈说：“您求她干什么？难道没有她的衣裳我就不能活？”

婆妈说她今儿是个新人，自盘古开天地，也没见过那个新娘子不穿红衣裳的。她一边唠叨着，一边小脚颠颠地走向前，拾起衣服，拿起来拍拍灰，要她再穿上，等到三日回门之后再还给太太不迟。又劝道：“孩子，今儿是你大喜的日子，不能吵吵闹闹的，那样会把一生的福气吵掉的。本来路上丢了一只压轿鸡，就够我烦恼的了，再要这样……”

秦小玉用手推开那件红棉袄，死活也不会再穿的了。什么吉利不吉利，什么福气不福气，做活人不凭着双手，饭粒儿就不会飞到嘴边来，相信那些胡说八道干什么？

婆妈见她固执倔强，不依劝说，嘟嘟囔囔地责言道：“唉呀！造孽噢，这样无法无天会遭雷公公打的，我树德讨了这样一个屋里人，好生命苦，将来怎么管得住她哟！”

解玉姑气得更是无可奈何，在众多人面前丢了面子，只觉得脸上火辣辣的。气急败坏地顺手抓起衣服，搭讪地扒开人群就往外走。小玉婆妈急忙拿起两条大糕，赶上前去，朝解玉姑连连作揖，直陪不是：“姨太太，只怪我前世作恶多，如今现世，招来这么个泼辣刚强的媳妇，连带姨太太受了这